

在西白莲的无忧日子

王晓晖

手里的行李也很快被人帮忙搭手提走了。许多年后，我一直回味着在西白莲的礼遇，那是在别的地方做客所没能体会到的。

阿兰的家在山的半坡，简陋的几间平房，前面依山势用石头驳了一块不大的平地作院子。从院子里探出头就能看到泥涂，看到时而清亮、时而浑黄的海。

这个岛是贫瘠的，石头多，泥土薄，也不能种什么东西。用水靠几口挖凿出来的井里的水。并不是很深，井口宽大，既蓄积山水，又接储天落水。岛上的水是珍贵的，洗了脸的水也不舍得随意倒掉，用来浇种在屋后的几颗蔬菜或者再清洗别的什么。好在几口水井据说就算是天大旱，也从未干涸过。

阿兰用清一色的海鲜来招待我们，蟹、虾、鳗鱼、望潮，是跟岛上下海的船老大事先预约好，特意叫留的。桌上很少有蔬菜，那里的蔬菜是被当作葱蒜用来调味点缀的。但不要以为住在岛上就顿顿有新鲜的海鲜，我发现他们自己平时就吃一些储存已久、发了油的廉价的小鱼晒成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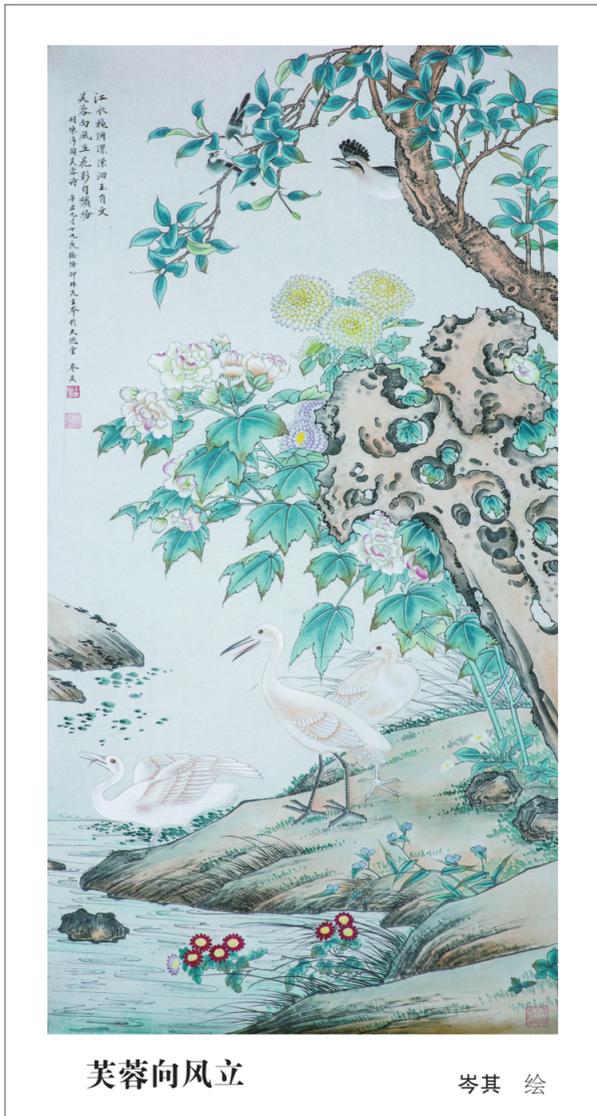
网的尼龙线，躺着有点硌人，这个岛上的一切我都觉得挺好。

第二次去西白莲是2011年5月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西白莲岛已经被一个船厂征用了，住在岛上的阿兰嬷嬷要举家搬迁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再去一趟西白莲。这次不去，这个地方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，于是有了我再上西白莲的经历。

十多年后再来到西白莲，这个小岛并没有什么大变，只是码头好像宽敞了些，这次是轻轻松松地走上去的，我记得上一次由于船跟码头的落差大，我是被人硬生生拽上岸的。

阿兰老了，除了眼神不好，视力衰退得厉害，腿脚也不灵便了。这十多年里，她偶尔也来过宁波的大医院看眼疾，总会把我们家作为落脚点。祖母去世后，她但凡有事也总会跟我母亲联系、商量。但我在这十几年里似乎只跟她见过一次。

由于第二天就是要搬迁的日子，所以我跟父母放下行李就帮她将小件的东西打包，放进纸板箱，能拆的、能卸的都拆开了，



芙蓉向风立

岑其 绘

鱼干或是蛋白已经发黄变色的咸蛋。不是不想吃新鲜的，是购买不便利，是不舍得吃。失去儿子后，阿兰伤心过度，已落下眼疾，她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干练，再也不会“跑码头”了。

祖母陪着阿兰说话，任由我一个人在岛上闲逛。西白莲岛的四周没有沙滩，只有油黑的泥涂，滩涂上布满跳鱼和沙蟹、招潮蟹的洞穴，退潮的时候，还能看到慢慢游移的泥螺，以及伪装成螺类的寄居蟹。涨潮的时候，在码头边上垂放下一只竹篮子，只在篮子里放上一两条咸鱼，稍候片刻，提上篮子，总能捕捉到被咸鱼诱来的活蹦乱跳的虾。

西白莲岛是安静的，早些年岛上没有电，天黑以后就是一片死寂。后来岛上通了电，每户人家接了有线广播，中午和傍晚饭点的时候小广播会定时响起，播放一些小岛以外的信息。但他们一般只注意听最后时段播放的天气预报，气象直接影响着岛上居民的起居出行，能不能出海，宜不宜出门，得听了气象预报再作打算。

我跟祖母在阿兰家的几天，总有婆婆妈妈们来串门，有些算起来还是远房的亲戚。祖母拿出我们带过去的东西分给她们，那些在陆上很平常的物件或零食，经过一路车船颠簸，到了岛上身价不菲，从那些婆婆妈妈的眼神与语气中我领略到了它们的珍贵。

我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小岛，我会用了用咸鱼来诱捕大虾，习惯了枕着涛声安然入睡。午后，我也会去码头，看“湖泥轮”是否又带来了新的客人，看停靠的短停间隙，码头上的人与船上的入打招呼，相互递烟，询问，交流。除了阿兰家幼被子用的是织

归类放置。

阿兰没有子女，属于“五保户”，村里也专门派人来帮忙。第二天，装运的船一早就到了，等东西搬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阿兰也扶到船上。暂住房在虾峙岛，这个岛相对大一些，岛上的设施比较完善。有安置房，有拆迁费，阿兰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无虞的了，但背井离乡，离开原本准备生活到老的西白莲，总还是不免伤感。

那天随船的还有其他几户人家，阿兰一直关照我们看管好那些老旧的家什，生怕损坏或是遗失。等我在拥挤的船上找地方坐定，回过头来，西白莲已变得越来越小，还没来得及看仔细，已瞬间远离得让人再也辨认不清它的模样。就这样匆匆离开了西白莲……

以后，有人在我网上发的西白莲的图片后面留言：“我现在就在这个小岛，工程如火如荼，但静静地坐在海堤上，我还是感受到了‘坐看云起’‘水天一色’的意境！”“马上去西白莲岛上工作了，现在叫亚泰船舶修造工程有限公司。上次已去过一次，很偏僻，岛上好像只有一家小卖店，已经没有居民了，厂里的职工就住在以前居民房子里。”“如今上岛很方便，在鑫亚船厂搭接送工人的船，不要钱！”

我想象着那里矗立起来的钢架与水泥的建筑已延伸到滩涂以外，长长的引桥伸向大海。西白莲已没有了往日的宁静，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，切割机和打磨机斜飞出来的弧光伴随着刺耳噪音，盖过了曾经能清晰听到的海浪的声音和海鸟的鸣叫。这个岛屿似乎不是记忆中的西白莲了，它已经没有了我要的念想与牵挂。

那一捧报纸

冯志军

国家政策，录教学动态的满了要换了……她端坐书桌前，翻到需要的那页，竖着夹起报纸，摊开摘记本，拿起笔，一笔一画工整抄录……书桌上，有厚厚一沓本子，分门别类端端正正。每次有大事，母亲捧出这些摘记说，妈留给你的，好好珍藏。

父亲嘱咐：一辈子不过节的，把报纸当宝贝，不如给姑娘多攒点钱。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看见字就头痛，因为母亲，对家里每天出现的“知识分子”总怀有自觉自愿的尊敬。他每次负责把母亲看好的报纸恭恭敬敬叠起来，放在阳台触手可及的一角，高到屋顶。父亲很少看报，他要用到报纸了，往往在祭拜祖先时，在要包裹给子女的吃食时，给孙儿包书皮时……父亲常说：有字的纸头特别香。他给予我的，是对文字对报纸另一种别样的淳朴。

前几年，母亲的眼越发花了，可读报习惯没变。不能长时间摘抄，她学会了沿排版剪下贴到本子里，边角用孙儿的水彩笔，细致勾勒出血边，一沓沓堆在书桌上，想到了随手翻看……报纸，是母亲的报纸，它用纸质柔和与纯良，固守着母亲对生活的坚持和热爱。

去看母亲，发现桌上有一叠晚报，沿中缝整版裁下的。我很久没去看母亲了，父亲猝然倒下，哥哥随之重病住院，家里的负担落在我身上。我深陷在工作的瓶颈中，也纠缠在俗世的琐碎里，一边还倔强地怀揣着文学梦，天天和文字做伴，偶尔投稿，以求得人生的一丝曙光。母亲从农来伸手的安然中，被抛置

那段时间是母亲一生中，最自在释然的了，她带着努力奋斗后的满足，带着功成名就的自豪，把日子的忙碌和充实，交给了一双儿女。

每次读完，母亲罗列着一本笔记本，这本摘养生，那本记

到孤苦无援里，她学会了用快手、抖音打发时间，还牢牢保持着阅读的习惯，求得生活的眷顾和女儿的讯息。

我发在报纸的首篇文章是《艰难的菜蔬干》，写了父亲在监护室的处境。母亲看到，兴冲冲打电话给我，孤寂被骄傲冲淡，令人心酸。之后，母亲更关注报纸了，每天巴巴等邮递员，拿到报纸先看散文版，但凡有我的，必先打电话给我，接着逐字阅读，揣摩我生活中的努力和不易，然后匆匆去街上买几份，留着晚上散步时，送给姐妹们……她比我更清楚，一周中报纸的散文版在几天，怎样的文章才符合时效性和文学性，编辑大概多少天会发一次我的文章……有一回，编发文时限超出了母亲的预期，她坐立不安，怕电话微信说不清，独自乘车到我单位，问问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她帮忙，是不是太忙没时间写稿……

阅读和报纸，不知不觉中成了忙碌的生活中，母女间最好的媒介。

惭愧，我从小骄傲自负不好学。今天看到的那一捧整版裁下的报纸，都是散文版面的，刊登了别人的文章，整整575张。母亲说：“你看看别人写了些啥，有什么地方比你不好……”一生好强好学的母亲，八十高龄了，还不忘用阅读来点亮人生。那一捧报纸，是母亲失去父亲后的寂寞，是对我的关爱，是她面对生活的倔强，也是报纸和阅读给予一个个陌生、平凡的老人，一户户普通、认真的家庭的暖意。

想到茫茫人海中，总有人有事物静静陪着，真好。

山脊上行走的小袁

浦子

“我爬山去了”——小袁星期

天早上7点50分说。

如今，这句话留在我的微信里，已成为永久的纪念。

他在山脊上行走，一边是垂直高度60米的悬崖。这条线路有几分十分陡峭，驴友在上面行走，常常被吓得哇哇大叫。

小袁不幸失足，如一颗流星陨落。2021年10月16日，小袁的人生休止于短短的47岁。

消息传来，我在悲痛中写下一首小诗《你在登攀中倒下》：今天上午听到噩耗/说是他，昨天走了/在爬山的时候/你走的时候/全世界爬山的人都停下来了/想拉你一把/可是他们伸手的速度，比你慢了一秒钟/而这一秒钟，你已经跃上/天堂的通道/登攀，永远是人类的最高情怀/人类如果没有这种情怀/太阳都没有上升的力量/让世界上的山，都趴下吧/向一个登攀者致敬……

小袁大学毕业后，从故乡江西永丰来到浙江宁海。我问过小袁，大学毕业，你有好多可选择的地方，为何来到了我的家乡？他答：这里的乡风与我们老家特别相似。他爱宁海，连这里的方言也学得呱呱叫，不太熟悉的人，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海人。小袁在这里娶了、娶妻、生儿育女。据他当年的电视台同事回忆，他一身正气，刚正不阿，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。有一次，他拍摄批评某乡镇的新闻报道，遇到阻力，他与大家顶住了众多说情，如期播出。在我们成为同事的好多年里，我很难在他憨厚的脸上看到大笑，始终只是微笑

——看到上级、同级、下级，都是同样的模样。

小袁是学历史的，看现实问题既尖锐又有深度。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，遇到过很多事。一般人凭着自己的经验，能说出个一二，小袁还能说出之三，这是他的史学眼光。比如聊到反腐话题，他的眼睛中射出一股深邃的光，轻轻道一句：中国历史上，这种教训太多，唯有廉洁兴邦。古人云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。正因为比别人多了一维思考，有时候也平添了一份苦恼。我劝他多想少说，他却管不住自己的嘴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大多数人喜欢在平地上行走，我的同事小袁，却选择了在山脊行走。虽然有些艰险，可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。



自说自画

别人看你过得好不好，其实就看你兴趣爱好多不多。
陈挥 文/图

□散文诗

张望金秋

林俊燕

在金黄的落叶上行走，在充足的光线里行走，在丰沛的幸福中行走，脚步越过风声，犹如收获的箭射向果实和无垠……

拂去冬阴春寒夏暑，在这个厚实爽朗的秋天，慈祥的情怀覆盖着田野，田野因此不再空旷，草垛上不时落下的麻雀与斑鸠已开始蛊惑漫天飞雪的缤纷；目光也因此不再忧郁，而以落叶的方式宣扬秋天的宽厚，将成熟的美丽斑斑驳驳取为绝版的怀想。

远近的院门敞着，所有的窗户开着，延伸了体内张望的姿势，温软着茂盛的山势与婉约的秋水，滋润着房前屋后余音袅袅的愉悦。

伸展在天高云淡里，与寂静的山梁一摸一样，千年银杏以一种视野之外的声音，意识之外的形态，泼洒着辉煌的色彩，在颗粒归仓的时节，坚韧为我们必须仰视的屏障。

乡村小道，在丰富的景象中

生动地展开，母亲的视线绵延起伏，让女儿永远都无法走开。父母、女儿、孩子来去的脚步打磨着砾石小道，擦得凝视的眼睛与树叶闪闪发光。如果没有灯盏般的身影摇曳着清静的心扉，纵然硕果累累，纵然占据了空间的所有高度，秋天的目光也会荒芜。

把鸟交给天空飞翔，把虫交给土地活跃，把果实交给庭院晾晒，把日子交给人们拾掇……

用与劳动有关的姿势，带着银杏的色彩和水稻的动感，穿梭于令人亢奋的里程里，将心血与汗水，语言与行为，期望与实际都连根拔起，收藏于厚坯垒起的房中。

此刻，在稻香的门外，心怦怦直跳，目光该多么饱满……